

《在适当时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在适当时刻》

13位ISBN编号：9787305145483

作者：(法) 莫里斯·布朗肖

译者：吴博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在适当时刻》

内容概要

事实上，布朗肖的文学理论之所以难以被理解，是因为其独特的理论切入点，以一种独一无二的“死亡学”理论作为其文论的根本基石。布朗肖不论是文学评论还是其实验性小说（比如这本《在适当时刻》）都是在其构建的独有的“死亡空间”中进行演绎的。这种将“死亡”在本体论（不是生物学）层面上进行演绎而形成的独特的存在场域，又衍生了其他诸如“诗歌空间”、“文学空间”等。换言之，布朗肖的一切艺术理念都是基于对“死亡”这一本体论概念的探讨而建立的……

生命，此刻是一种伴随着这次擦肩而过的回忆而在周遭显露雏形的某种赌博。这次擦身而过真的发生过吗？而这令人惊愕的感觉又会持续吗？这感觉不仅没有消退，更同样以一种野蛮的方式自我确认着，它一直抗议并要求着；它已然开始摇摆，像某种失明的事物一般游荡，没有目的却始终更加贪婪；无力寻找，却始终在一种凶猛的眩晕中更为快速地旋转；没有声音，被封闭，欲望和颤动变成磐石。

《在适当时刻》

作者简介

精彩短评

- 1、我爱上文学是在一个晴朗的午后。那时我还在徒劳地适应学校里的生活；我抱着一本绿色的复习资料向教室的前门走去，她则站在门旁跟曾经的同学聊天，一步一步，我缓慢地向她靠近，就在我们要擦肩而过的瞬间，她转过头来，脸上还残留着与密友聊天时的喜悦，眼神里的柔情，仿佛包容了我夜晚所有的孤独。
- 2、布朗肖的作品中的忧郁与挣扎来源于对存在的沉默，在沉默中的言说使得任何人都无法倾听，而只是在写作中体会属于自己的死亡。在零度写作中，布朗肖抛弃了所有伦理意涵，制造了一场令人深恶痛绝却欲罢不能的三角恋，朱迪特与克劳迪娅这对同性恋人无法分开，我倾心于朱迪特，但最终只能拥抱克劳迪娅。
- 3、haunting
- 4、究竟什么时刻才是适当的呢？看完译者的序，被严重剧透后，觉得根本读不下来.....
- 5、情感的流动，文字的流动，闭合的循环回路，逃离即是回归，此刻便是永恒。（在一众布朗肖译本中美感稍有断裂欠缺。）
- 6、这就是为什么去爱是可怕的，而我们只能去爱最可怕的。
- 7、“尽管这循环已将我带走，尽管我必须永远地写下去，我却是为抹去永恒而写：现在，终点。”
- 8、作者的空间与时间交错的跳跃让我无法快速反应过来，其间的深意还需要多读几遍才能明白。第一遍读。
- 9、读布朗肖是完全需要状态的，某种特定的符合文本所要呈现的无意义的状态。有些书就算逐字读完也跟没读过一样。作者一早就消失了，是读者将文本再生了。
- 10、“一个永远再不会崭新的未来，同样的过去也拒绝坦承其自身的发生。”
- 11、然而翻译并没有其他几本精彩
- 12、莫里斯·布朗肖是挚爱
- 13、任性而奇妙的语言
- 14、白昼遥远。布朗肖的哲学态度也有非同寻常的魅力。2016-099
- 15、有深意的一本书，值得多读。
- 16、只看懂了个别句子。也隐约看到一个走钢索的人，心无旁骛地渴望着的是将钢索磨细磨透。危险地生活——既是福佑又是诅咒。
- 17、明晰的布朗肖，少见。
- 18、导读能救命..
- 19、时间 回忆 死亡
- 20、失恋治愈文学
- 21、私人感觉：因为布朗肖的诸多文本较之贝克特存在着情感（绪），因而对于它的阅读的恰当时刻是当读者持续沉浸在一个封闭的情绪中，往往因为某个人某件事而压抑，而哀伤，也即，再次成为记忆的囚徒。人永远都是记忆的囚徒，因而在正在行进之时，总是试图将这囚牢的边界拓得尽可能远，虽然它永远都会在那里。
- 22、看完整篇發現看的導讀是網費力氣~一種超自己的寫作方式，在作品的結尾又回顧自己的原處表達與觀點，而在這個過程中，讀者的體驗完全是被引導性與呼之欲出的真實體驗，這點心思細密而超恐~
- 23、译者序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口，没有它我可能会失去一些感受。
- 24、“您是个奇怪的姑娘。如此强大的意志，如此巨大的勇气，如此坚强的灵魂，而这一切...毫无意义。”狭小的空间和一杯水的渴望...我们能赶上一个美丽的时刻吗？永恒焦虑的边缘...现在，永恒。
- 25、激情地分析着神秘的不可理解。爱与死之混沌的永不停歇的言说者，一个夜一般的人。
- 26、阅读它的过程，就像播放一张总是卡住的唱片。但是却和它的内容微妙的呼应.....
- 27、有点不知所云
- 28、语言很独特，就像一幅抽象画，需要静下心来好好品读。但还没看完，标记下先
- 29、对某段突发之爱的温柔描写，去爱一个最可怕的人是可能的吗？言语颤抖又坚定地走向布朗肖走去，在一个沉思的白昼，在一个呼喊的夜晚，远去的人透过回忆浮现，一个哑掉的声音，慢慢捉住他的手，开始轻盈而深情的对话，关于至高的深渊，关于爱情的归来。。。

《在适当时刻》

- 30、序言中关于死亡与文学、语言指涉性怀疑的文学理论很有意思，但小说不是很能读进去。
- 31、读懂了收获巨大！没读懂一头雾水！

1、[法]乔治·巴塔耶lightwhite译在那种把莫里斯·布朗肖比作威尔斯(Wells)的“隐身人”的意图里，有一部分错位了的玩笑。首先，上述的作者从来没想让威尔斯的幽灵在解开身上的绷带时揭示的虚无(néant)显现出来。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布朗肖的小说作品所拆解——或摊开，如果一个人愿意这样说——的句子揭示了沉默。无论如何，我在这样的差异周围认出了一个精确的意象。布朗肖的作品具有一个唯一的对象，那就是沉默，并且，作者的确让我们听到了沉默，几乎就像威尔斯让我们看见了他的隐身一样(电影从这个故事里汲取的东西被如此可怕又如此完美地揭露出来)。玩笑，总而言之，具有这样的趣味：我们很难用玩笑表明布朗肖在其作品中赋予文学的角色；但没有玩笑，就更难办了。作者的确在其批评的写作(参见《失足》[Faux pas]，《洛特雷阿蒙与萨德》[Lautréamont et Sade]，《火部》[La Part du feu])中对自己做了这方面的解释，但一种感性的表述并不算坏。我应立刻提供这样的纠正：在威尔斯的意象里，有某种繁重的元素，一种不幸的挑衅，一种可怕的恐怖，它不只是一个困住我们的陷阱，它制造了悲惨的愚蠢灾祸。在布朗肖的书中，既没有陷阱，也没有捕获，只有一种藏在词语下面的最终之沉默的意象，如果它和衣物下藏着的可见之虚无一样惊人，如果它令人不安，如果它看起来甚至反对一切的安息，那么，它无论如何是中性的，它不能有任何的意图；最终——或许——它只给我们留下一一种遥远的友谊感，一种遥远的共谋感。友谊？共谋？这恰恰是布朗肖的悖论所在。我担心，对他的绝大多数读者来说，他的名字暗示了一个苦恼的世界，或暗示了苦恼所包围的反思。其实，我应该承认，作者表达自身的方式滋养了这样的一种感受。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文学会以各种的方式让人失望。它用文学几乎未获得的掌控强行提出了自身，但还要担心的是，这样的掌控一旦得到承认，读者就抱怨看不见它，最好是绝对看不见作者想要说什么。这样的印象没有道理。但它不可避免。相反，我应该坚持一个事实，即莫里斯·布朗肖的“记述”(récit)没有分享我们时代几乎时髦的沮丧。《在适当时刻》不仅是一本幸福的书，而且还没有哪一部小说提供了这样一种对幸福的描述。如果这样一本书仍然给出了困惑，那是因为作者的表达模式把一种完美的不可见性引入了文学，某种意义上就像一个人突然从相反的方向转动胶片，而银幕上马的运动就消失了。这是我的第一个意象试图以一种不那么精确的方式来指明的事情：绷带的解开揭示了虚空。对作者而言，虚无就好比沉默。他毫不费力、毫无厄运地被沉默深深地吸收了：惟当他开始说话的时候，费力和厄运才开始。一个人如何把过多沉默的注意力投向这样说话的作者呢(他所说的东西通过一种粗暴而可怕的撕扯，从语言中抽出了某种不是语言的东西，语言所终结的东西)：我唯一擅长的就是沉默。现在想来，这样巨大的沉默简直不可思议，它不是美德，因为那时我根本没想要说话，只是因为沉默从来没有对自己说：小心点，你有些事必须向我解释，那就是为什么我的记忆，我的日常生活，我的工作，我的行动，我所说的话，还有从我指尖流出的文字，所有这一切，不论直接还是间接，都没有对我整个人的真实关切透露过一点信息。此刻，开口说话的我无法理解这一沉默。当我痛苦地回望那些沉默的日子、缄口的岁月，好像面对一个无法进入的、不真实的国度，不向任何人开放——最重要的是不向我开放。可是，我生命的很大一部分就在那里度过，轻松自在、无欲无求，凭一种令我瞩目的神秘力量。失去沉默，我的悔恨无以复加。说不清是怎样的不幸侵袭了曾经侃侃而谈的人。这不幸静止不动，一言不发；就因为它，我呼吸着令人窒息之物。我把自己锁在房间，整栋房子都无旁人，房外亦无一人，但孤独本身开始张口说话，我则不得不反过来言说这一说话的孤独。不是想要嘲弄它，而是因为有一个更大的孤独盘旋于它之上，而在这更大的孤独之上，还有更大的孤独。每个孤独都相继接话，想要压制那话语，让它沉默，结果反而都在无限重复它，并使无限变成它的回声。(《死刑判决》，第41-42页。)沉默的难题不能被更加准确地提出了：沉默的难题是一个言说的问题，沉默是语言能够不说的最后一个东西，然而，把沉默当作对象的语言必定犯下了一桩罪行。首先，选择把沉默当作一个对象的作家对语言犯下的罪行——就像乱伦者对法律犯下的罪行——也是对沉默本身所犯的罪行。我不知道一个作家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地踏上无法逃脱的丑闻之路，起身反抗那规定所有人之行为和判断的重量。一个人如何设想逃避的可能性？不可避免的骗局同时也是欺骗的不可能性，因为我们必须回应的要求是我们自己的要求。我们每个人当然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但从那时起，一个人就无法进入这个王国，在那里，他将得知语言所不揭示的东西——对此，布朗肖已通过一种异常而骇人的努力，在他的书里说过了——在那里，一个人只在力量的极限处接受失败，并且，这最终只在一个条件下可以忍受：不断地服从失败所揭示的判断。为了谈论一个谈论沉默的人，我只能亲自体验这场难度不断加大的游戏。但这不无补偿。我留有一个余地……我所说的或许是暂时的，并且

《在适当时刻》

至少被允许简化。如果我应谈论《在适当时刻》，那么，我没有或者至少现在没有和沉默的欲望联系起来，我还可以谈论这个由绷带的拆解所揭示的幻影，它无疑就是沉默并且只被沉默所揭示：它具有一种幸福感——它不同于威尔斯的隐身人的意象，即便它，相反地，没有从一个不那么可怕的时刻浮现。幸福和虚无，任何的预谋都无法获得这样的幸福，对它的预谋立刻在虚无中变成了这样的幸福。一个人会怀疑我让只有严格才……的东西变得索然无趣……事实上，幸福似乎褪色了……但我要更为清楚地表明，这种从沉默的扩张的荒漠里浮现的幸福，如果它源于一个遵守语言之日常法则的故事，那么，它对我们而言仍然是未知的。在我看来，我大约可以顺着概述这个故事。一个男人在一段时间过后回来寻找一个女人，朱迪特，他这样说她：“各种事件，被夸大的现实、痛楚，难以置信的念头显然在我俩之间漫长地堆积，外加一个如此深远的令人愉悦的遗忘，她很轻易对我的出现不觉吃惊。”（《在适当时刻》，第3-4页）但她当时和克劳迪娅一起生活；克劳迪娅“年龄相仿……自小就是朋友，对于朱迪特而言，她更像一个站在身后有着强硬性格且充满才华的大姐姐。”（第15页）克劳迪娅把她自己嵌在了朱迪特和叙述者之间。克劳迪娅没有被叙述者的预谋之缺席所击败，而是某种意义上被淹没了；他自由地找到了朱迪特。有时候仿佛是偶然地，记述遵循一个令人信服的现实的轻易的过程，那个现实无论如何从半睡着的现实中浮现：“炉火可能已经熄灭了。我怀着同情回想着那炉火，刚才它是那么容易就被点燃，在这个下雪的时刻。雪花渐渐被细小的雪尘代替，而后者由渐渐被某种令人鼓舞并闪耀的，某种更为显现的外部世界替代；它宛如某种执着的外表，几乎像某种显灵——为何会这样？白昼想要自我显现吗？”（第53-54页）然而，在接连不断的意象之间，存留着一个由记述之组织内部的缺席所创造的虚空，那样的组织把一系列的事件串连起来，但本质上缺乏人物的关注或意图，只有当下的瞬间占有了人物的时候，人物才被给予我们。如果这些意图被说了出来，那么，它们就仿佛遭到了否定，被还给了瞬间的轻盈。她们各自有自己的家务事。“我将做这件事——我将做另一件事。”这和未来的宏伟计划，神圣的和另一个世界相连的决定一样重要。“我将拜访木材商！——我将到洗衣工那里去！——我将和看门人谈话！”这些言语在清晨从她们的茶杯上飞过，宛如永恒的誓言。“吸尘器！——渗漏的水！——堵塞的垃圾管道！”而结论，即整件事中最为凄凉的是：“莫法夫人将把这一切都清扫掉。”门开门关，嘎嘎作响。谨小慎微而又好打探是非的气氛不断地紧随着她们，貌似忙碌的、游手好闲的，这一切无非是为了赋予她们的来去些许柔和的矫饰。（第47-48页）但没有什么比这些“浓密的大雪”（第63页），比这“再次变成了一种暗淡的深邃”的雪（第65页），比这“如此阴沉（如此无谓的白色直至无穷）”的时间（第67页），更加地符合一种对同样乏味的未来的希望。在这些连续的时刻刻里，过去和未来从没有逃离关于当下的不确定的、徒劳的、沉闷的东西。然而，没有什么更加多变、更加绚丽、更加欢乐的了。但最终，在这个让动物的低沉的嚎叫不时地从中逃离的世界上，终结了思想的东西，乃是唯有沉默才知道如何包纳的幸福之意象（如果它不首先是那无止尽的沉默的一部分，就没有人表达过它）。在此刻，没有白昼也没有夜晚、没有可能性、没有等待、没有担忧、没有休息，然而一个站立的男人被包裹在这话语的寂静中：没有白昼，然而就是白昼，以至于这个在低处倚墙而坐的女人，这个半曲着身体，头部倾向膝盖的女人，她和我的距离并不比我和她的距离更近，且她在那儿也并不意味着她真的在那儿，我也一样；我只表述这句燃烧着的话语：看，她来了，某件事情正在发生，结局开始了。（第97-98页）遗忘并非发生于事物之上，但我必须指明：在它们再次闪耀的光明处，在这个不会摧毁任何它们的界限的光明里，但其将无限和一种持续的欢乐的“我看见你们了”结合在一起，它们在一个重新开始的熟悉感中闪烁，在那里其他事物都没有位置；而我，穿过它们，我拥有反射的静止与善变，在诸多画面中游走并和它们一起被拖拽进移动的单调中，看起来没有终点就如同它没有起点一样。或许，当我站起身时，我对开始怀有信心：如果不知道白昼开始了，那谁还会起来呢？但是，尽管我仍能够行进很多步，这也就是为什么门会嘎嘎作响，窗户打开了，阳光又再次出现，所有的事物又重新处在它们的位置，不可改变的、欢乐的、确定的在场的，以一种关闭的方式在场，如此确认和稳定以至于我明白它们不可抹去，在它们的画面再次闪耀的永恒中静止。但是，在那里看见它们，在它们的在场中微微远离自身，且依靠这难以感知的后退，成为一个反射着幸福的美丽，尽管我仍能够行进很多步，我也只能在我自己画面的安静的静止中来回，这画面和一个不再流逝的时刻漂浮着的欢庆相连。我竟能够深潜到离我自身如此之远的地方，到一个我觉得可以被称为深渊的所在，而它仅仅将我放置于一个节日的欢乐的空间里，一个画面永恒的再次照耀，人们可能对此吃惊，我也会有同感，如果我没有体会到这不知疲倦的轻浮的重量的话，天空的无尽的重量的话，在那里我们所见的持续着，界限平展开，遥远处昼夜闪烁着一个美丽表面的光华。（第107-108页）在这样一种把充裕当作眩晕之坠落的无论如何被掌控了的语

《在适当时刻》

言里，一个人怎能看不到：意义将要揭示那已是虚无的东西，那仅仅作为闪光的瞬间，在这持续（和意图）的世界中，它只是加剧内心之紧张的空虚。-----原文发表在1952年2月第57期的《批评》（Critique）杂志上，收于《全集》第12卷，第173-178页。

章节试读

1、《在适当时刻》的笔记-第9页

至少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类似于我在白日的镇定、耐心集其自身特有的虚弱中辨认出的，基于尊重我内部那尚且微弱的生命的担忧。那些我所不能看见的，那些我在最后才能看见的……但是对于这一切我只能够快速通过。我常常有一种无尽删减的欲望，一种无失大雅的欲望，因为要满足它实在太容易了；尽管它如此剧烈，我内部无边的力量要成全它实在太容易了。啊！欲望是徒劳的。

2、《在适当时刻》的笔记-第91页

当一个人经历了无法忘怀之事，他便为了缅怀它将自我和其一并封闭，或者他开始四处游荡为了找回它；这样，他成为了这件事的幽灵。但是这画面本身并不在乎回忆，它是固定却不稳定的。……它和时间有着最为奇怪的关系，而这一点也是激动人心的：它不属于过去，一个图像和这个图像的承诺。它在某种意义上自我注视并在一瞬间将自己抓住，在这之后发生了这可怕的接触，这精神错乱的灾难，这些很容易被当作在时间中的坠落，然而这坠落被穿越，时间在其上挖掘出巨大的空洞，而在这个坑洞中像欢腾的节日般出现了未来：一个永远再不会崭新的未来，同样的过去也拒绝坦承其自身的发生。
出现了一个封闭的当下

3、《在适当时刻》的笔记-第5页

是的，一个奇怪的活动向我推进，一种未曾遗忘的可能性，它嘲弄流年，其四射的光芒穿透最黑暗的夜晚，一种忽视一切的力量，面对它无论是惊讶还是悲苦都无能为力。p5

《在适当时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